

俄语中某些表爱称谓的语言文化阐释

杨杰 刘立军

(厦门大学外文系,福建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H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1)12-0059-62

1.0 在遥远的俄罗斯北方,过去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习俗:男女青年新婚大喜之日,新郎必须怀抱新娘“攀楼梯”,而且要每上一个台阶对新婚妻子换一个称谓。这里,新郎究竟能掏出多少个称谓,我们无从得知,但俄语表爱称谓花样之纷繁从这一习俗中似乎也可窥之一斑了。比如汉语中(指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妈”一词的几种代称不外乎“娘”、“母亲”、“妈妈”等,而俄语中却有
等多种,可见俄语中表爱称谓鳞次栉比。本文要谈的是现代俄语中
一类表爱称谓,并从语言文化角度对其阐释。

2.0 首先,这类表爱称谓从句法角度可暂分为三种:

2.1 在句中单纯用作呼语,例如:“
”,
“再比如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中有这样一句:“
”

2.2 这类表爱称谓可在句中用作谓语,如:
!

2.3 这类表爱称谓可单独成句,用来直抒胸臆。例如:契可夫的《樱桃园》中有这样一句尾白:()
! 这种独立成句的表爱称谓更强烈地抒发了主人公心中汹涌澎湃的感情。再如普希金在《彼得大帝的黑奴》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
: “
! ...”这里女主人公紧张激动的心情也被几个独立成句的表爱称谓表现得淋漓尽致。

3.0 下面,我们再从语义角度谈谈这些表爱称谓。一般认为,爱称不外乎由那么一两个,至多不过三四个单词组合而成,所以它给我们的感觉总是形式虽然多样,表意却很单一,本身似乎也无多少内容可言,其实不然。俄语中
这一类表爱称谓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其潜在语义及修辞功能不可低估,甚至可以说其中蕴藏着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多层信息。所以,对这类表爱称谓的表层语义及深层内涵做一些探讨对我们理解、掌握及运用这些称谓大有裨益。

3.1 理解表爱称谓单从几个词去看是远远不够的,说话者的语音、语调、表情、主观情感、客观环境等等,都是我们分析表爱称谓时所要考虑的因素,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中它们不一定用来表爱。比如,纳吉宾的短篇小说《不投契的女人》中的女主人公从“亲爱的”这一称谓中听到的是疏远、陌生、反感和嘲讽,而并非我们所想像的万般恩爱与千种柔情。《棺材老板》中的主人公亚德里安·普拉霍洛夫举家搬到“尼基塔门那边”的新居后,应邀去参加新邻居——鞋匠夫妇的银婚纪念日,席间岗警尤尔柯举杯对亚德里说道:“
?”
“这里,可以感觉到岗警尤尔柯对棺材老板亚德里安的恶意嘲讽,甚至是侮辱。而当亚德里安醉醺醺、气鼓鼓地回到家,大声发牢骚时所听到的“
? —
...”这里,我们感受到的才是一种真正的关切。可见,只有借助上下文等语境因素才能较好把握俄语表爱称谓,而不至于望文生义。

3.2 表爱称谓可以按其语义大致划分为以下三组:

3.2.1 词汇词义本身传达主体的内心情感。这一组包括
等。如:
—
“()
“
: “
! ...” ()

3.2.2 通过客体的珍贵与独一无二反映主体的珍视之情。这一组包括
等。如:—
。()

3.2.3 很多表爱称谓是通过客体本身的可爱和赏心悦目之处来反映主体的轻松愉悦之情。这一组包括
等。如:—
?

3.3 然而,上述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在很多情况

作者简介:杨杰,副教授,研究方向:俄语语言学、词典编纂学;刘立军,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化
收稿日期:2001-03-11

下多种语义在同一称谓中兼而有之。比如既可以表达主体对客体的无限珍视情感,也可以表达客体给主体带来的轻松愉悦感觉。而中常兼有珍贵、亲密、情真意切等多种含义。有意思的是很多表爱称谓运用了形象的隐喻手段,如等等。这些新鲜独特的隐喻形象对俄罗斯人来说都是谙熟于心的,因为这些毕竟是俄罗斯悠久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而对我们学习俄语的人来说,要掌握这些表爱称谓,就必须熟悉该国的语言及文化背景知识,这样才能更深地体会表爱称谓的含义并更好地运用它们。

4.0 以上我们对一类表爱称谓从句法和语义角度作了初步的概括性介绍。此外,在俄语诸多表爱称谓中有一个最具特色,最具文化底蕴的词有必要特别谈谈,这就是(它有形式及一系列派生词;已经陈旧了的在语义上与它接近):—

()也许这就是或这一表爱称谓的魅力吧。亲情、友情、爱情在人类的情感世界中始终处于三足鼎立之势。我们所说的爱称不仅仅限于表达爱情,友情与亲情同样是爱称涉足的重要领域。这一爱称为何能在俄国人心中有如此之重的分量,如此之深的内涵呢?下面我们就从亲情、友情、爱情三个方面对这一表爱称谓的与众不同之处作一浅析。

4.1 先从亲情说起,因为最原始最基本的意思是表示血缘关系。词典中的第一个义项是“

与其他如一类爱称的首要区别就是它依然保持着“血亲”这一语义,而则没有这一概念。尽管如此,却不完全等同于。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 ()假如我们把这段话中换成

那么这句话的味道就面目全非了,就像履历表上罗列亲属称谓一样索然无味,先前沉浸在字里行间的主人公内心深处凄凉孤独之感将荡然无存。可见,这个词在此并不简单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它有其更深层的情感内涵和修辞色彩,它表达的不单单是亲属关系这一事实,它所呈现给我们的是更为深沉、内敛的情感世界,是需要用心体会的。再例如佐林的剧作《朋友与岁月》中女主人公这样称呼自己的父亲“! — ... — !”久别重逢之后,尽管父女之间矛盾依然重重,但是女儿对父亲的眷眷之心,父亲对女儿的拳拳之情,都在这一句的称呼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难以割舍的父女亲情跃然纸上。这种内在的、深沉的亲情恐怕只有一词能将其体现出来,而等则望尘莫及。

4.2 在表白友情时,俄国人常用这样的短语:。如屠格涅夫在《春潮》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格医生》中有下面一段话:“

契可夫的《樱桃园》中洛巴兴对郎涅夫斯卡娅说:“

所有这些例子都折射出了一种待人接物的态度及原则——与人为善、待人为亲。同时也反映了俄国人长期居住在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地理环境下逐渐形成的博大、慷慨、宽厚待人的心胸和性格。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朋友:“

”;他们甚至能在心理上彻底接受一个他们本人并未真正结识的人。”

的确,对待像普希金、托尔斯泰、契可夫这样卓越而伟大的民族作家、世界文坛的泰斗,俄国人会以无限悲痛之情去哀悼他们的灵魂,像追悼至亲至近的亲人一样,缅怀他们。也许这也该是一种民族文化与精神的积淀吧,抑或也可以理解为他们求尚求雅的民族性格的体现。

但是,前面所提到的各种因素同样也会影响到一词的理解与使用,即也可以像等一样,在一定的语境中表示疏远、冷淡,甚或是嘲讽。如句式“

在现代俄语中常常当作讽喻来理解和使用:“— ! —

?”(— : —

)从这段话里我们听出的不是友好、亲密的信任,恰恰相反,是不信任的嘲讽。总之,爱称一经出口,就带上了说话者的主观感情色彩,如果真正喜欢某人,那么这个人就是真的可以比亲人还亲;但是,如果是反话正说,的意思就要另当别论了。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一表爱称谓时,也要从语调、说话者的主观心态及客观环境等多方面予以考察,以免望文生义。

4.3 正是由于已被着上了一层博大、凝重的亲情和友情的底色,在这一爱称用于传达爱情时,它与等相比意味就更浓了。

等爱称所表现的呼之欲出、汹涌澎湃的激情为爱情渲染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像大雨滂沱后的彩虹,气势恢宏,色彩绚丽,但总给人一种虚无缥缈,海市蜃楼般的感觉。由于等称谓常被人们挂在嘴边,似乎已成了一种程式化的表爱语,失去了感人肺腑的力量。然而却截然不同。与其说表现的是风起云涌、惊涛拍岸似的浪漫主义激情,不如说它描绘的是爱人之间日久天长、渐渐根植于心的深深眷恋和如溪流一般缓入缓出的柔情,以及心与心之间的灵犀一点和息息相通。爱情在经年之后,被塑造成“爱情+亲情”的融合体。它不再是最初的风花雪月,转向更深沉的相互理解、信赖和依恋,这种情感把原本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变成了比亲人还亲的“亲人”。这也许就是所表现的比爱情更高的境界。蒲宁在《米加的爱情》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这就是 一词所能展现的“亲情 + 爱情”的震撼力,它是人类家庭得以维系的精神所在。

4.4 词典对 一词给出第二个义项是“ ”。于是就有了

等一系列称谓。这些称谓不是单指某一地理概念,而是道出了人们心中的某种深层感受:“

() 这里,一种像对亲人一样对大自然的挚爱之情、亲切之情溢于笔端,跃然纸上。这似乎已有了一种爱己之爱,及人之爱,乃至自然万物的博爱味道。在俄国文化氛围中,亲情不仅是无价的,而且是博大的。爱自己的亲人,并不意味着对别人的冷漠与疏远;相反,这种亲情像树根深植于人们心中,荫庇的不仅仅是亲人,更是心中的人类、

自然与社会。 一词已足以诠释俄罗斯人民心灵的慷慨与博大——用亲情拥抱世界。

5.0 正是这种宽阔的心胸和博爱的精神创造了 H 费奥多罗夫乌托邦式的哲学理想:“ ”。H 费奥多罗夫认为,当我们还是孩童的时候,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在孩子特有的眼睛世界里都是我们父母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叔叔阿姨),于是,父母亲也不得不顺着孩子的理解,这样告知自己的孩子。于是乎,成人也不再怀疑这一点,而渐渐他们也似乎回归到了人类原始的真诚与崇高中。亲情之情就是无限真诚与坦然,所以,以亲情之情去爱别人、爱世界也成了博爱的基本准则。也许这就是俄语中 这一表爱称谓的深层含义如此丰富、如此凝重的原因所在。或许,我们把它比作俄国历史民族文化的陈年佳酿也未尝不可?

参考文献:

- [1] P ,1997—1998.
- [2] ,1997—1998.
- [3] ,1997—1998.
- [4] ,1990.

(上接第 58 页) 能够看到自己正是那种人们渴望得到的充满性感的女人。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将胡德的作品与英国浪漫主义传统联系起来。任何一篇标榜为挖掘“传统”的文章都不能轻易对任何作家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由传统决定的”。《新时代》的出版大大加深了我们对华兹华斯传统的理解,胡德对浪漫主义传统的继承也大大丰富了他作品的内涵,对那些认为浪漫主义运动永远不会停止的读者来说更是如此。胡德在《新时代》上发表三个部分决不是嫁接在其他树上迟开的花儿。它成了加拿大的格拉斯米尔,在集中体现加拿大人对加拿大的地理位置及经历充分理解的同时,胡德的作品还体现了特定的地点、人物以及当代浪漫主义的重要内涵。

注:

- [1] *Paradise Lost* by Milton in Book XII
- [2] “An Interview with Hood” in *Tamarack Review*
- [3] *The Swing in the Garden* by Hood
- [4] [11][12][14][15] *A New Athens* by Hood
- [5] *The Prelude* by Wordsworth in Book XII
- [6] “This Must Be the Place” in *Romanticism: Vistas, Instances, Continuities* by Shattuck
- [7] [9] [16] *Reservoir Ravine* by Hood
- [8] *Martin Heidegger* by Macquarrie
- [10] *The Prelude or Growth of a Poet's Mind* by Wordsworth
- [11] “Sober Colouring: The Ontology of Super-realism” by Hood

[12] *Flying a Red Kite* by Hood

参考文献:

- [1] Bloom, Harold.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2] Bush, Douglas, ed. *Poetical Work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3] 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4] Fulford, Robert. An Interview with Hugh Hood, in *Tamarack Review*, 66, 67, 1975.
- [5] Hood, Hugh. Sober Colouring: The Ontology of Super-realism, in *Canadian Literature*, 49, 1971.
- [6] Hood, Hugh. *Flying a Red Kite*. Toronto: Ryerson, 1982.
- [7] Kilbourn, William, ed. *Canada: A Guide to the Peaceable Kingdom*. Toronto: Macmillan, 1986.
- [8] Macquarrie, John. *Martin Heidegger*. Richmond: John Knox Press, 1968.
- [9] New, W. H., gen. ed. *Literary History of Canada* Vol. III, IV.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0.
- [10] Shattuck, Roger. *Romanticism: Vistas, Instances, Continuities*.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
- [11] Wordsworth, William. *The Prelude or Growth of a Poet's Mind*.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95.